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十三回 宋劉錡順昌鏖兵

卻說兀朮在汴，哨馬來報，金人大敗於順昌，折去大將李董即君等二十員，糧草盡掠去殆，兀朮聽了大怒，令左右取靴來著了，整備戰馬，即日與孔彥舟、趙榮等帥十萬胡眾來援。過惟寧府，留一宿，令軍中治戰具，備糗糧，兵勢甚銳，不七日至順昌。劉錡於城中聽得兀朮親領兵來攻，會諸將商議。步將吳端曰：「今屢捷金兵，莫若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。今兀朮合兵來攻順昌，必難保矣。」陳規折之曰：「朝廷養兵十五年，正為緩急之用。況已挫敵鋒，軍聲稍振，雖寡眾不敵，然有進無退，何得以此言慢軍心哉。」錡諭其眾曰：「陳府公文人也，猶誓死守，況汝曹耶？且敵營甚邇，而兀朮又來，吾軍一動，彼躡其後，則前功俱廢。使敵侵軼兩淮，震驚江浙，則我等平生報國之志，反成誤國之罪耳。」眾聞其言，皆感動思奮，曰：「惟太尉命是從。」錡召曹成謂曰：「吾欲遣汝建立大功，爾肯去否？」曹成曰：「吾自在太尉幕下，思欲立功，恨無由耳。今太尉所命，正當就吾志也，豈有不肯去哉。」錡曰：「吾將交汝行反間計，事成必有重賞。只依我教，見敵人必不加害。來日兀朮兵至，置汝於綽路騎中，遇廝殺則伴輪墜馬，與金人捉去。兀朮如問汝何如人，則對之劉某太平邊帥，子喜聲伎輩，無能為也。」

朝廷以兩國講和，使守東京，圖逸樂耳。依我言具對，待彼來，吾自有計擒之。」曹成欣然領諾。錡與之步騎一千。次日，曹成開了南門，引眾騎哨入兀朮陣中。遙望見胡將律耶翰一騎馬來到，曹成更不打話，挺槍拍馬直奔金將。律耶翰舞方天戟抵敵。二人戰上數合，曹成跑回馬便走。律耶翰趕來，曹成詐慌墜落馬下，被胡兵一齊近前捉了，餘騎各四散奔走。金人將曹成綁縛，押入中軍見兀朮。兀朮問其順昌中將何如人，曹成並無懼色，以劉錡言一一對之。兀朮喜曰：「此城易破耳。」即令軍中置鵝軍炮具，以備攻擊。正待監了曹成，忽胡騎來報，宋人以金將阿裡、黃達來問元帥贖還曹成。兀朮曰：「可從其請。」即令將曹成押出陣前，與宋軍贖轉阿裡等。曹成回見劉錡，以兀朮所問告知。劉錡喜曰：「敵人可破矣。」召過耿訓曰：「與爾文書一角，前往兀朮處約戰。」耿訓得令去了。錡又謂眾將曰：「吾昨審順昌之潁河，兀朮所經由處也。吾預造浮橋以誘其眾，值今暑熱天氣，金人無飲水處，必趨潁河求飲。」

先於上流放毒及藏草中。汝眾人交戰時，雖渴死勿飲於河。縱敵人飲之，遇中毒病因，吾以大軍隨後掩之，無有不克。」眾將得令，各相戒備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兀朮人馬至老婆灣，韓將軍等接著。兀朮責之曰：「順昌之軍，未及我眾十分之二，緣何屢出輒敗，折了許多人馬？」眾皆曰：「南朝用兵，非昔日之比，元帥臨城自見。」兀朮正在計劃攻戰策，轅門外報劉錡遣人約戰。兀朮令放入。

耿訓進至帳中，呈上戰書，兀朮拆而視之。書云：

大宋劉錡手書付金元帥麾下：往者遣使海上，通兩國之歡，信誓昭然，誠謂世守茲盟，無有攜罰而皇子郎君，乃拊拾細故，敗棄舊約，以兵內向，度劉邊陲。深入畿甸，乘中國之不備，遂肆憑陵，致使生靈身冒鋒鏑。今者聖天子震怒，已測胡人弗足取信。詔下諸鎮，各出兵邀截。將士憤怒，咸欲背城一戰。旌旗連野，兵馬俱集。若能不渝前好，仍復退去，歸太上皇帝梓宮並還中原故地，是使望於善鄰也。不然，請陳兵城南，試決雌雄。吾因順昌士民皆出死力，為國堅守，雖朝廷號令，有所不從。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。具書到日，元帥其察之。紹興十年夏五月二日大宋劉錡再拜。

兀朮看書畢，大怒曰：「劉錡何敢與我戰，以吾力破汝城，直用靴尖？倒耳。」訓曰：「太尉非但請戰，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，願獻浮橋五所，以濟汝眾。」兀朮批回戰書，約其交鋒日期。耿訓領書回訖。

兀朮乃下令準備出兵。葛王烏祿進軍中曰：「適報劉錡果造五浮橋於潁河，莫非有計？元帥若深入重地，如勝則可，倘有蹉跌，目今天氣暑蒸，吾眾資潁河而飲，彼如後絕其浮梁，則我無處屯兵，復何以為計哉。」兀朮曰：「劉錡為人，吾聞知久矣，爾等不必過慮。」遂召集眾兵明旦府治會食，次日遲明征進。著令龍虎大王與撒哈虎以鐵騎隨拐子馬，分左右翼而進，候兩軍戰酣，從中軍衝擊。又令韓復雄與律耶吉引鐵車軍一萬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伏射敵將馬腳，教葛王烏祿部大隊後應。兀朮分遣以定，自領牙兵三千，皆披重鎧，號為鐵浮圖兵，各戴鐵兜牟，周匝綴長簷，三人為一伍，貫以韋索。每進一步，即用拒馬擁之。交鋒際衝入敵陣，退不可卻，最為難敵者。兀朮預備戰具，專待對陣。且說耿訓回見劉錡具以金人用兵之術。

錡曰：「虜賊銳氣正猛，且少避其鋒。」戒軍士修甲兵，築壕塹。令部伍休番守護。兀朮大眾遲明間過潁河而來，旌旗連城，鼓鉦之聲遠聞數十里，將順昌圍了三匝。縱彼攻擊，城中只是堅守。近晒了二日，金兵益盛。劉錡乃率眾將登城，瞰見敵兵皆用長勝軍，嚴陣以待，諸酋各居一部，攻擊不息。錡隨機制之，或以矢石發下，金兵亦多損折。

時大暑，虜寇遠來疲憊，晝夜不解車，人馬饑渴，食水草者輒病，往往困乏。劉錡士氣閒暇，軍皆番休，方晨氣清涼，按兵不動。逮未申時，窺敵兵力疲氣索，謂部下曰：「可以戰矣。」因遣統制官趙樽、韓直分左右翼，引敢死士出西門接戰，與之約曰：「候火炮起，可繞出南門，吾以親兵來應。」趙、韓即領敢死士二萬餘人，開西門直犯虜營。兀朮見宋兵到，令三路兵合戰。韓將軍、龍虎大王等引兵來戰，眾勢精銳，將趙、韓二人圍在垓心。趙樽與韓直於虜陣衝突，身中數矢，戰不肯已，部下士各殊死鬥。繞過城南，劉錡與閻充、許清率健騎從金陣攻入。陳規於城上擂鼓，聲如雷動。兩下吶喊震天。閻充一騎，正遇金將撒哈虎驟馬舞大斧，直取閻充。閻充手起槍到，刺於馬下。金兵敗散，劉錡乘勝直入重圍，又遇一將攔住，為頭牙將阿哩摩王，使三尖刀，喝問：「宋兵何在？」劉錡奮怒，一刀揮為兩截。是時，金兵雖眾，見宋人勇猛不可當，只顧得奔走，無心戀戰。兀朮見劉錡一軍在陣中，如入無人之境，自披白袍，乘甲馬，以牙兵三千督戰。龍虎大王繼後放出拐子馬，趙樽、韓直以步騎斷其馬腳，拐子馬先倒，被宋軍乘勢殲之，喪折殆荆東營韓將軍且戰且走，見兀朮大叫曰：「宋人已破吾軍矣，元帥可速退，吾以鐵浮圖截住敵兵。」兀朮奪路殺出陣西而走。宋兵見鐵浮圖衝擊，許清所部以長槍標去兜牟，著步軍用大斧斷其臂，利刀碎其首，虜賊崩潰。是夕遇大雨，平地水深尺餘。平明，兀朮靠陣不住，拔營走退數十里，宋兵戰酣欲息。劉錡曰：「剖竹之勢，數節之後，迎刃而解。爾等休失此機會。取封侯，在其時也。」眾皆感動，復兼程追襲，沿路金鼓不絕。宋軍尚未早餐，錡恐其攻之，乃出飯羹，坐餉戰士如平時。兀朮喪膽，敵眾披靡，不敢近。宋人食已撤，錡以拒馬木障，金兵無備，深入追擊，深入追擊，深入追擊，又大破之。殺得金兵棄屍斃馬，血肉枕籍。兀朮不敢復留，連夜走去。劉錡全師而還，獲其馬駝餼糧不可勝計，車旗器甲積如山阜。

劉錡既大敗兀朮於順昌，捷聞行在。高宗大悅，下詔優賞劉錡部士，封級各依功之大小升擢。使領詔去訖。